

在浦江之首想到的(上)

陈福康

松江的“浦江之首”是个自然和人文都非常美妙的地方。可惜迄今沪上很多人还不知道。那是黄浦江干流的源头，江的零公里处，现在建了个公园。一进园门，就可看到好几个石像，有王安石、海瑞、林则徐等著名历史人物，也有几位我不熟悉的古人。他们是历史上治理浦江有功的先贤，值得后人缅怀和敬仰。治水名臣王安石来过松江，但他好像没治过浦江。而我发现没有明末“江南最高长官”（陈寅恪《柳如是别传》中语）张国维。我强烈认为，松江更应为他立像。因为在《明史》中就记载了他曾“修松江捍海堤”，而且他还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治水专著的著者。有关部门大概不知其人，这也未足多怪。我曾看到，就连专业出版社出的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集体撰写的《中国水利史稿》（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年版），也未提及当时“总理河道”的张国维！在该书所附《常用水利文献一览表》中，竟然也没有他撰著的篇幅巨大且已收入《四库全书》的《吴中水利全书》！那就像一部《中国农业史稿》，如果不提《农政全书》，是说不过去的吧？

鲁迅说过：“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，……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‘正史’，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，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张国维（1595—1646），就是鲁迅说的这样的人。他埋头苦干，为民请命，最后舍身殉国。不仅“正史”为他立传，清代著名方志《浙江通志》《苏州府志》《金华东阳府志》等也都有传。著名学者黄宗羲、张岱、查继佐、高宇泰、计六奇、屈大均、温睿临、陈鼎、陈济生、陈田、黄嗣艾、李聿求、邵廷采、钱肃润等，也都在著作中为他写了传。他做过

不少好事，最值得说的有三方面。

一、疏通水利，泽被东南。

他是浙江东阳人，1622年进士，后授番禺（今广州）知县。甫一到任便遇上大饥荒。他紧急煞住飞涨粮价，收回被土豪霸占的沙涨田退给贫民耕种，短短几年把一个向称难治的“剧邑”管理得井井有条，百姓称他为“神明父母”。1628年被调入京。几年后，擢升右都御史，巡抚江南十府（松江是其一），常驻苏州。

吴中本是鱼米之乡，可在他赴任途中，却只见到处水灾，“履其原，极目汪洋”。农民告诉他：“遇丰稔，亩入担石，半输公府；歉则仰屋坐槁。自万历戊申后，十常八灾。蚩蚩之氓，膏血已殚。”到达官署后，又只见“闾右凋残，腊歌绝响。追逋之案山积。有司停俸，镌级补过不遑。即数百万漕糈，亦从两部鞭笞得之”。于是，“国维心痛焉”。他知道“惟吴泽国，民以田为命，田以水为命，水不利则为害，咽喉阙，肠胃涸，尾闾窒”（以上引文均见《吴中水利全书序》）。于是便大抓水利建设。《明史》记载，数年内他“筑太湖、繁昌二城，建苏州九里石塘及平望内外塘、长洲至和等塘，修松江捍海堤，浚镇江江及江阴漕渠，并有成绩”。范围之广，工程之大，可谓明代仅有。他冒寒暑，废寝食，早出晚归，深入田头河尾。年仅不惑而须发竟无一茎黑者。在时人笔记中有不少赞扬他的记载。而在给皇上奏文中也说“臣尝单舸巡汛，探溯河渠，各绘水图，括以说略”，“臣搜泉溪，单骑驱，手口拮据，靡事不为”。这一“单舸”、“单骑”，在封建时代的巡抚中是极其罕见的！百姓感激，在虎丘大堤自发为他建生祠。至今苏州名胜沧浪亭内还有他的石刻像，上镌：“抚绥十郡，大度渊涵。疏通水利，泽被东南。”

《明史》还载：“国维为人宽厚，……属郡灾伤，辄为请命。……山东饥，振活穷民无算。”而救赈齐鲁灾民，完全是江南巡抚的“分外事”。1640年山东大饥，而吴中米价便宜，张国维便以江南河工银米运到济宁，每石加水运费若干，除籴米完河工外，尚多若干钱，遂设粥厂十余处，救活灾民以百万计。而他在吴地除治水外，还做了不少好事流传民间。如他偶尔听到同乡东阳士兵嘲笑吴人不善植棉，便立即把兵营中种过棉花的东阳籍士兵抽调出来，要他们指导吴地农民。不几年三吴棉花便获丰收，吴人尊他为“棉花神”。

二、出版好书，稀有至宝。

上已提到，他在江南治水的同时撰著《吴中水利全书》。此书约70万字，他自费刻印。多年后清四库馆臣也作了很高的评价：“所记虽止明代事（按，其实还广泛涉及明前有关吴中水利事），然指陈详切，颇为有用之言。……国维之于水利，实能有所擘画。是书所证，皆其阅历之言，与儒生纸上空谈，固迥不侔矣。”

这时，他又支持和指示松江友人陈子龙修订刊刻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。陈氏《安雅堂集》中保存了他戊寅年（1638）写给张的一封信，提到：“前承专使赐以《水利全书》，经纬条悉，区画精审。水学复兴，民免昏垫，皆明赐也。徐相国《农书》，缮录呈览。治水明农，同源共贯。欲求强兵，必先治赋。如其书足传，爱命下客袁润梓行之，何如？”陈子龙认为《农政全书》与《吴中水利全书》“同源共贯”。张国维一读徐氏原稿便欣喜不已，即指令松江知府方岳贡设法出版，还要求陈子龙修订加工。这些，陈氏在该书出版凡例和自撰年谱中均有记载。修订后的《农政全书》与《吴中水利全书》篇幅相近，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农业大百科全书。它不仅是徐光启一生心血所注，同时也注入了张国维和陈子龙的心血。书首载张国维序，书前标明他是该书“鉴定”，书中《水利》部分注明参用《吴中水利全书》作了修订。（待续）

数次去扬州，总感到不尽兴，总感到缺了点什么。烟花三月，瘦西湖繁花似锦，有人穿着汉服，穿行于这春景之中。面对着烟花美景，我苦思冥想，缺什么呢？直到天上飘起了细雨，我才猛然悟道：扬州缺的是烟雨江南的气色。

那雨极细，看不出雨丝，但青石板上却是湿了一层又一层。你说那雨太小吧，可漏窗外，骑电动车的人都穿着雨衣一闪而过；你说细雨也是雨吧，有人却若无其事地不穿雨衣不撑伞悠然自得地在园内漫步。

那雨悄无声息地飘落在树叶上，叶片“油光满面”了；那雨飘在花叶上，一会儿，叶尖挂着一颗颗“露珠”；那雨飘在黛色的屋顶上，房屋马上有了滋润感。

个园、何园内有中国叠石最珍贵的作品。个园构成春夏秋冬的笋石、湖石、黄石、宣石，被雨水浸润后，马上有了“油性实足”的厚重感；何园是晚清的名作，1500米的复道回廊衔山环水、登堂入室，在中国绝无仅有，加上四周的太湖叠石，使深

烟雨三月话扬州

日月光

色的背景更为庄重。有雨水的滋润，让个园、何园这两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具江南特色。

扬州有长江、大运河环绕左右，瘦西湖静卧城中。我曾疑惑，只有26年历史的隋朝，工具简陋，怎么能开挖得了长长的大运河，其实，隋朝之前，我国已有南北三条互不相同的运河雏形，最出名的就是从扬州起贯穿里下河到山东淮河的邗沟。大运河的伟大就是把三条河联通了起来。由此，把中国运河博物馆造在扬州是扬州当之无愧的重任和荣光。

扬州是中国的历史名城。从隋炀帝到康熙、乾隆，都喜欢游扬州。无数文人墨客也喜欢“二十四桥明月夜”的美景并在扬州留下了许多不朽名句。唐代徐凝

“天下三分明月夜，二分无赖是扬州”；唐代张祜“人生只合扬州死，禅智山光好墓田”；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在一首竹枝词中写道“人生只爱扬州住，夹岸垂杨春气薰”。李白的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”更是成了流传千年的扬州名片。有人问，李白送孟浩然去扬州，他自己到过扬州吗？我说，烟花三月，遍地的杨柳让柳絮满城飞舞也就几天时间，没到过扬州，会有这么精准的时空感觉吗？

扬州虽地处江北，历代人们却只认它为烟雨江南的美城。说到江南名城，人们更是把杭州、苏州、扬州作为代表，这三座城市，都有湖，都傍大运河，都有令北方人羡慕的烟雨。

水润扬州，果不其然。

那年杏花微雨

夏学军

电视剧《甄嬛传》中有一句台词令我印象深刻：“那年杏花微雨……或许一开始便都是错的。”若绕开剧中人的爱恨情仇不说，“杏花微雨”仿佛自带了一层浪漫的滤镜，温情缱绻。从那以后，这四个字便常常萦绕在脑海，一到春天，这“杏花雨”更是扑簌簌淋了下来，淋湿了心，氤氲了周遭气息，写尽了人间浪漫，更在无言中述说着生命的意义。

北宋婉约派词人晏殊在《蝶恋花》中曾深情描绘：“红杏开时，一霎清明雨。”清明时节，正值杏花烂漫之际，那如丝如缕的细雨便纷纷扬扬地洒落，人们称之为杏花雨。在这朦胧的细雨之中，杏花轻轻摇曳，细雨轻轻触碰着每一朵花瓣，轻轻落在游人的伞面上，透出一股超然物外的意境。

那年在拙政园闲庭信步，春雨如丝，庭院中的杏花盛开，洁白透粉，与古朴的建筑相映成趣，仿佛置身于一幅水墨画中。我与闺蜜小微共享此刻的宁静与美好，笑声在雨中回荡，心情如杏花般绽放，尽情感受这雨间的“杏运之旅”。细雨朦胧，花香醉人，微微的脸庞微湿，一袭白裙更显清丽，她的回眸一笑，仿佛春天的使者，让人心动不已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杏花没少见，但唯江南的独树一帜。雨巷中，繁花似锦，几乎淹没半个屋脊；古老的墙面斑驳而富有

韵味，偶尔探出一枝杏花，俏皮地摇曳着身姿；花瓣轻盈地飘落在静谧的水面上，我乘一叶扁舟，花瓣随舟而行，似乎在诉说着前世未了的情缘。周围的空气凝固成了一张轻如蝉翼、透明如纱的网，将我轻轻包裹，营造出一个温柔的小世界。此刻，我想起了卢梭笔下的《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》，在这繁华的都市之中，能寻得这样一处宁静的“绿荫”，看着河水潺潺、蝴蝶翩翩，实属不易。

眼前的杏花微雨，也仿佛让我置身于某位画家的画作前，所有的对话都在心底悄然展开，这是一种特殊而充实的孤独。跨越时空的界限，想到了荷兰印象派画家梵高，他的画风如烈火般炽热，画面色彩犹如阳光洒落，璀璨夺目。然而，在他的众多作品中，《盛开的杏花》却有别于其他画作。

这是梵高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，为他新出生的侄儿留下了这幅温柔静逸的画。在蓝天下盛开的杏花是春天的标志，白色花朵在枝头绽放，是新的生命象征。梵高的弟弟在来信中写道：“正如我们告诉您的那样，我们会以您的名字给他取名，而我希望他能像您一样坚定和勇敢。”这封信如同画布上的笔触，勾勒出了亲情的深沉与厚重。

这是才华横溢却孤寂潦倒的梵高灵魂深处温暖的创作，如同他生命中的火焰

与温情交织，也是因为这幅画，让我更加倾心于这位画家。他一生都在追寻友情与爱情的慰藉，唯有弟弟提奥给予了他亲热的温暖。杏花寓意娇羞的少女、美好的爱情和纯洁的灵魂，然而此刻我却感到，它应该还有爱而不得的忧伤，宛如甄嬛与果郡王的错过。梵高至死不被这个世界所赏识的遗憾。杏花娇嫩若无骨，微雨洒落中，更显其婉约之美。杏花微雨醉，花朝故人归，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流年吧，不论花开还是花落，所遇皆风景，所感皆情愫。

池塘似故人

刘峰

故乡多池塘。即便出门多年，我也依然能叫出它们的名字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最大的一口池塘在村前，乡亲们干脆叫它“大塘”，它是周围几十口池塘的“老祖宗”，地位堪比《红楼梦》里的贾母。一年四季，它倒映着流云与飞鸟的影子，天光云影共徘徊，折射着日月星辰的光芒，将芦蒲菰萍等水生植物滋养，起着蓄水、排涝、抗旱、灌溉等功能，是五谷丰登忠实的守护神，与一村人的生活息息相关。

最小的池塘，坐落在村子东南隅，人们亲昵地唤之“幺塘”。幺者，排行最末。虽然小，但大家对待它却像对待幺妹一样，有些宠。它比一口潭大不了多少，却常年不涸不溢，绿水盈盈，清澈可鉴。听老人们讲，这是一口古池，附近曾有一座离亭，结果遭兵燹毁弃，遗下的风景，只有几株垂柳，令人产生沧桑之叹。

最美的一口池塘，唤作“回雁塘”。“秋风起兮白云飞，草木黄落兮雁南归”，每一年晚秋，一行行大雁冉冉而下，鸭雁同塘，亲亲热热，击翅而鸣，拍水而啄，难分彼此，有一种“雁归满回塘”的诗意。待到月上柳梢头，热闹好一阵子的池塘渐渐安寂下来。到了夜半，白露垂草，流萤梳织，偶来小风，芦苇飒飒，小雁梦呓，唤起了人们的无限柔情。

最励志的一口池塘，就在村后，人们唤作“三更塘”。据传，很久以前，池边有一座茅屋，住着一位书生，常常苦读至三更，最终考取了功名。村里人爱这里的人杰地灵，为了鞭策后来人上进，于是在水边造了一座读书亭。往往天不亮，就从池边传来了琅琅的读书声。

还有一些池塘，仿佛星辰一样散落在村庄周围，七星塘、印月塘、栖霞塘、藕花塘、清风塘、云影塘、浣衣塘、稻香塘、飞絮塘、四美塘、三金塘、忆苦塘、亲水塘……不管怎样，到了三伏天，它们就成了大人小孩的天堂。

炎夏晌午，池塘静悄悄的，劳累了一

上午的大人们午休了。高树上蝉儿的嘶鸣，衬托出村庄的静谧。太阳照耀池塘，反射着刺眼的亮光，而池边高大的桑树，投下了浓绿的影。此时的池塘，俨然一幅水墨画。不甘寂寞的我们，兴奋地浸泡在水里，捉鱼、摸虾、捉迷藏、打水仗，潜游到对岸偷李摸瓜，有些胆大的孩子将手伸进石缝水洞里，偶尔掏出一只老鳖或一条水蛇，引起一片尖叫。

黄昏，当一天农忙下来，最惬意之事，莫过于来一场痛痛快快、无拘无束、放浪形骸的野浴。一池晚霞，踩在脚底，身子轻了，心儿空了。在池水的抚慰下，一天下来的疲惫，不知不觉云散烟消。直到月亮出来亮汪汪，爹娘的呼唤从村口传来，大家才依依不舍上岸，一个个神清气爽，步履生风。

而一到夜晚，池塘变得静谧无比，天上一轮明月，池里一轮明月，月儿宛若一块璧玉静沉在水底，又似一只金蟾蛰伏在那里，映射池塘，恰似一只水晶宫。在水月的映照下，鱼儿皆若空游无所依，“佁然不动，俶尔远逝，往来翕忽，似与游者相乐。”当一缕微风拂来，池柳如丝青发不停地拂动水中月，为村庄增添了几缕浪漫。

每逢“双抢”时节，夜半醒来，我常常不见父母，而窗外，池塘的出水口，水儿正哗啦淌着，夹着漫天的星光与闪烁的萤火，顺着沟渠，流向父母巡回的方向，汨汨灌概，滋生希望。

其中一些池塘，见证过我青春的叛逆，收容过我的孤独、苦恼、悲伤——那些日子，我躺在塘埂上，听微风在草尖上呓语，看白云在水底缠绵，独自无边无际地冥思与幻想。关于一个少年的成长，只有池塘才知道。

时光犹如白驹过隙，一晃又是多少年过去了，梦里的故乡池塘依旧碧水盈盈，那些好听的乳名依旧那么地鲜活，当年的伙伴依旧年少如昨。但愿他年衣锦还乡，一口池塘犹在，春风不改旧时波，仿佛故人在等我。

翠玉风
张斌书



樱桃熟了

侯福民 摄

樱桃花开结果时

任炽越

只是笑笑。

有一次，我在樱桃树下与老山东相遇。我对他说，我写写他自费为小区种树的事吧？老山东说，这有什么可写的！

我喜欢种树弄花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，回上海后没有当年部队这么大的院子了，我就把小区的绿地当院子。我一直喜欢樱桃，花好看、果好吃，看着心里舒坦，没他们说得这么高尚，当然也不会以树去图什么事。

有一阵子，老山东在小区绿地旁出现的身影没以前多了。邻居说他妻子患了老年失智症，老山东要在家服侍呢。那天傍晚，我见小区的林荫道上，老山东挽着一位面清目秀的老妇人在散步。我走上前询问他妻子的病况，并向他介绍我父亲治疗失智症用的药。老山东与我说话时，眼光不时地关切着身旁人，眸子里闪动着温和的亮光。军人硬汉的他，也有柔情之处啊！

后来老山东的妻子住进了老年护理院，没想到老山东却因病，突然走在了妻子的前面。想必已认不出自己丈夫的她，也不会有失夫之痛了。

现在小区的林荫道上，因没有了老山东的身影，似乎有些空荡荡。这天暮色中，我望着三棵樱桃树，想到春天已经来临，不久樱桃树就会开花结果，到那时，更多的人会想起老山东。